

第四九四冊

博物彙編

神異典

神廟部

二氏部

釋教部

(卷)

五

五

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三卷目錄

神廟部藝文二

伍子胥廟銘

宋王安石

惠應廟記略

黃昇

清聖廟記

元馬祖常

中鎮霍山廟記

劉祁

魯公祠記

姚桐壽

白石忠靖王廟記

明宋濂

城隍廟記

王鏊

重建北嶽廟記

吳寬

周孝子廟記

前人

徐相公廟碑

徐渭

處州關聖廟記

王一中

神廟部藝文三

賽敬亭山廟喜雨

齊謝朓

又祀敬亭山廟

前人

祠伍員廟

梁簡文帝

和蕭東陽祀七里廟

同前

祀伍相廟

元帝

奉和賽漢高廟

庾肩吾

亂後經夏禹廟

前人

登二妃廟

吳均

和簡文帝賽漢高廟

劉孝儀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劉遵

和簡文帝賽漢高祖廟

王臺卿

和梁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陳徐陵

行經季子廟

張正見

十山楚廟

江總

從鶴祀麓山廟

陽慎

西門豹廟

北周庾信

題九江英烈廟

唐王勃

汾陰后土祠作

李適

桂州黃潭舜祠

宋之問

緱山廟

前人

同諸公謁啓母祠

崔曙

先主武侯廟

岑參

登葉縣故城謁沈諸梁廟

李百藥

禹廟

杜甫

湘夫人祠

前人

冬日洛城北謁元元皇帝廟

前人

謁先主廟

前人

諸葛廟

前人

武侯廟

前人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前人

謁禹廟

徐浩

登首陽山謁夷齊廟

李頎

登樂遊廟作

韋應物

神樹祠

王建

華山南廟

李益

三閭廟

戴叔倫

柳州羅池廟詞

韓愈

題楚昭王廟

前人

經故太尉段公廟

前人

蘇武廟

溫庭筠

黃陵廟

李羣玉

題竹郎廟

薛濤

神女廟

宋蘇軾

白帝廟

前人

周公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洑異常國史所謂渭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前人

題江郎廟

陳淳

野廟

周弼

題桃花夫人廟

徐照

鶴廟

周文璞

古廟

高翥

富池廟

毛珣

禹廟

林景熙

謁禹廟

秦觀

黃牛峽廟

前人

女兒祠

邵雍

過梓潼道中龍祠小畱

陸游

忠清廟

王禹偁

題神岡廟

周必大

黃公廟

金元好問

謁禹王廟

梁襄

武侯廟

王元粹

吳王廟

元僧圓至

少姨廟

楊奐

題巴丘龍母廟

劉永之

周孝侯祠

蔣景玉

趙王廟

蔣時中

舟次擣捕廟

黃庚

題張齊公祠

傅若金

衛源廟

衛恆

和林一原題西乾廟韻

卜友會

過黃陵廟

李村

題周孝侯廟

夾谷之奇

漁滄廟

明伍晏

朱僊鎮廟

李夢陽

范文正公祠

陸錢

念奴嬌

無名氏

神異典第五十三卷

神廟部藝文二

伍子胥廟銘

朱王安石

予觀子胥出死亡通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

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曰烈烈子胥發節窮通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惠應廟記略

黃岳

蓋聞三代迭號仁義攸歸七國僭稱簡牘是謂或封建子弟或追贈公侯居于城中莫斯爲大然有功于國有惠及民后世尊其道者亦受命無愧矣大聖山王者馬鞍山之神也按圖經梁天監中沙門慧觀謂茲山諸勝可與佛寺雖用志彌篤而力莫能逮一日冥寢山神前見曰願助千工以副斯意是夕雲驅電掣風撓雷動駢闐之跡徧于林莽鞭扑之聲震于巖谷恍惚中夜驚悸數里詰旦陰翳潛廓靈基脩成雖疊石之相差若築土之平廣橫袤十七丈高竦二丈小大規矩混然削成其直如繩其平如砥非人工所能致也事聞建神之祠錫命曰大聖山王蓋旌其功而表其美也自茲以還威靈益著凡膺豫者卜之如豐元龜疾疫者禱之如餌良藥疥癩之應昭昭而可驗牲幣之祭紛紛而不絕然而年祀寢遠棟宇墮壞軒墀蔽于春草廊壁鳴乎秋蛩邑人陳仁紹者好善不問積財能散于是鳩工市材揆日歲事殿堂廣其舊制廡序闢乎新規窻牖明達櫺櫺赫奕威儀聿陳

藻繪斯煥蓋所以答神休而肅祀事噫古之卿士有益于人者典禮尊其祀焉矧茲山王垂數百載英烈不昧始施工而成善事終佑民而享明德建祠追號固其宜矣

清聖廟記

元馬祖常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爲甸服股肱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即襄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名儒修禮樂之事勅有司咸秩無文于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爲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令代言爲書命以褒之諡曰清惠仁惠于今又五十年矣羣臣前後又不知幾許人矣茲者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備領祀無官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告其日會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日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獨吉具儀有司行事符具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孤竹其宗國也今既像設而廟食之宜以清聖顏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鬪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飭于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講于古訓豈獨知己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于俎豆工商相讓以器貨而市價不二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與邦之人尚屬其志而施于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九州皆有山必以其魁碩偉傑者爲鎮謂其能蒸雲洩雨障敵固圉繁民望而安地德也故其神必廟其廟必爵有天下者以時舉禮典遣使薦享祝文自署名惟謹所以崇祭祀之儀昭誠敬之道交于神明以祈景福周禮職方氏載九州之鎮山在揚曰會稽在荆曰衡在雍曰華在豫曰嵩在兗曰岱在青曰沂在并曰恆在幽曰晉無間在冀曰霍名于後世不可易惟冀州據北方地最曠遼河東九稱山水之雄而獨以霍爲鎮意在其巍大隆峻深厚廣博于諸峰而隸羣垓其氣象有以冠境內余嘗見晉人談其山跨趙城絡洪洞瞰平陽而萃秀于霍邑東北橫壓汾流與太行接遠而望之如亂屏如列壘忽巖嶽聳撐九霄納三光岌岌凜凜掩歷山而吞姑射矣神之廟建于唐貞觀間歷代增修節則先公後王公曰應聖王曰應靈起唐開元迄宋政和益著朝廷以時祭不少缺邑人奔走奉事儀物爛然其靈應隨感而有不可殫紀金貞祐之亂河東河朔名山大川神祠無不灰燼瓦礫一空是廟也歸然獨存可謂異矣特其年深歲久摧頹罅漏日就湮廢里翁邑士耽瞻瞻咨是則崇飾汛掃之力其待人歟惟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侯禎一旦謂其府官張仲良暨寮吏曹經曰茲吾鄉標望四海所知而坐視荒寂頗實有視遂乃發財募工相與經營由之達官貴人及浮屠道士之有識者同聲趨應風動雲委輦木于山陶甃于地市丹碧于四方喘汗供給莫之敢慢蓋經始于壬寅之四月逮仲秋畢工于是樣之腐折者完瓦之缺碎者易壁之傾

圯者圯棧之雜駁者一華棧文柱煥若一新啓帷幕拭珠埃而神像儀衛整整皆有生氣若欲起立邦人過客瞻拜奠爵加肅敬而山之雲烟草木亦皆改容動色蔚乎爲一郡之光亦可壯也時余在安陽聞之恨未得一謁而李侯書來曰今茲廟事告成鄉人父老皆欲刻文于碑誠得吾子筆爲幸繫官戎行不獲走請于門惟吾子圖之余謂舉曠典修廢事尊神祇崇祭祀非常人所能也李侯自少年騫躍臺省出而贊謀帥幕以才氣聞一時今有此舉甚偉其府帥察吏皆知爲政佐長之道合心叶力以成其事皆可嘉乃直書其始末且爲之詩使刻之其詩曰奕奕霍山冀州之鎮南臨澤潞西界汾晉崔巍磅礴雄峭巖嶭草木蕃滋雲雷奮振倬彼神廟有國所修脂牲馨醑以薦以羞乃與祠禱乃事觀遊冷風甘澍一方蔭庥時危世季祀典莫舉老老瓦腐不可觀顧鄉人興嗟無力完具惟神鑒茲亦不以處卓哉李侯倡率經營扶傾補頽半載告成麾幢鮮麗圖繪精明萬民瞻揖鬼神亦驚閭閻父老再拜感泣自今以往神來血食吾兒得耕吾婦得織歲稔家安皆神之力量承祭薦無怠無嬉何以示後刻文于碑茲山之久天地與齊茲廟之傳與山無移李侯之名亦廟之隨千秋萬古神之聽之

魯公祠記

姚桐壽

魯簡肅公風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緝誦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及謁魯公祠祠旁有思魯橋壁端有卜筮詞州民有疑輒問吉凶如響公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鳥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

頭是縣令蔣行簡所書

白石忠靖王廟記

明宋濂

歲在闕逢涒灘斗柄直寅其日某甲子東嘉道士儲祥職新作溫忠靖王廟成後十有一年太史氏濂爲之記曰太虛之間一降而一升而能纂脩于無窮者非氣母也耶氣母之所孕其出無根其入無門而其應也其神人能察乎陰陽之變而不凝滯于物者其知鬼神之情狀矣乎王姓溫氏名瓊字未清溫之平陽人父民望嘗中明經甲科年耄無嗣與妻張道輝晝夜禱于上帝一夕張夢大神手擎火珠自天門飛下謂曰吾乃大火之精將降胎爲人張覺赤光被體中猶熹熹然因有姪以唐長安二年五月五日午時生其左掖有震篆二十四右半之七歲習禹步爲昱十四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舉進士不第拊几嘆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當爲泰山神以除天下惡厲耳復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言已忽幻藥又像屹立而亡蜀葉天師後用其符禁除冷氣之爲人菑者彷彿見王衣赭袍握寶劍乘追風駿下之効召之家遂皆祠王以祈靈響焉王初封翊靈昭武將軍正佑侯其曰正福顯應威烈忠靖王則宋季之累加也王之行事見于傳記者如此自指紳先生言之可謂怪神之極殊不知氣母之所孕入奇出神靡所不有蜚龍感而異人生元象應而神蹟著蓋不可一二計惟偏昧或足以病民故必降剛明方直者而祛斥之此亦天之恆道非所謂怪也古之聖神體天以訓民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故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奈何氣漓俗微御

陰陽通神明之術不傳方士之徒遂得竊其機權而用之世之昧者不知出于古聖神遺法咸歸諸道家往往鄙其詭誕不經嗚呼是果詭誕不經者也非耶系之以詩曰南離有赤大火神下土六五凌三辰靈龍乘輶輔以雲披髮下降瘴海濱帝出乎震物以伸約束百鬼主地門神往從之勢翻翻豹韃絳紫纒巾七斗直劍火暈輪嶽祇瀆鬼爭駿奔厲或惡人叱使泯弼贊元化歸一鈞東嘉之山翠嶙峋作宮翼翼鸞鳳鶯牲牢充脯酒鬱燭挺然正氣扶乾坤山明澤媚日誓盟

城隍廟記

王鑒

吳故城隍祠南城之西南陳臾詳其始建立唐天寶中采訪使趙居貞改作廟宇梁貞明中刺史錢傳璠加宏飭焉至趙宋時敕封忠安王嘉泰迄寶祐疊加封號故今稱忠安順應威靈英濟王洪武三年以舊祠卑陋乃即雍熙寺故址而改築焉在今吳城之乾位流化坊之北蓋百三十餘年矣弘治十二年郡守曹侯鳳謂廟祀載在令甲凡守土官始蒞任齋宿明誓朔望必躬詣祠下其嚴如是而歲久就壞尙像黝昧不稱瞻仰乃下令境中顧新神廟者聽舊舊飭新庚申九月僱工殿宇峻整廊廡逶迤過者悚悅會曹侯遷去林侯世遠繼之益虔祀事蓋城隍之祀不見禮經獨隋唐之際吳粵之間而今京圻郡縣遐方絕徼罔不嚴事古者山川陵谷表嘏坊庸皆有祀焉以報功也况夫作鎮一方司啓閉捍寇患婦子寧畜牧蕃非所爲有功則祀之者耶且水旱蝗螟厲天札祈靈丐祥神能昭答如響儼然若鑒其上而臨其家

也銘曰於赫明靈作鎮南服上帝嘉之寄是威福浩浩三吳罰賞在予敢越厥志懾懾效尤雲車風雨四覽幽遐雪劍星牙誅斬妖魔妖魔卒斬良愿屏植祓戾扇祥雨鳴斯若老稚熙熙里門夜開惟神之賜其可誣哉

重建北嶽廟記

吳寬

舜典所載有四嶽然於東嶽特著岱宗餘無所指至周禮始有五嶽爾雅指泰華霍恆嵩而言議者謂周都豐鎬詩之崧高不得爲中嶽竟都冀州禹貢之太嶽當爲中嶽又謂秦以岍爲四嶽漢武徙衡山之神於霍山而衡霍俱爲南嶽獨太與恆無所議而近世復疑恆祭非其地者予竊論之四嶽之名起於舜舜以一歲而巡四嶽使乘輿必至其山勢能偏歷之乎雖所謂兵衛少而徵求寡無亦不勝驅馳蓋古之紀事者言其大約而已故天子入其地特觀諸侯于此若山川之遠者則望而祭之故曰望秩于山川其見於書者如此又何必曲取不經之說以爲證耶疑者又以其地之偏如前之說者蓋五嶽所峙有定位天子所居無定都秦漢不必論也如以堯周所居以來嶽之所在必無能合者恆山之神自古祭于曲陽若山西渾源州之南二十里有山特高大世以爲恆山之山十里有峰峭拔其下有廟蓋亦古矣或以曲陽之山不能大於渾源遂疑之不知山川相距雖千百里在天壤間特咫尺之近耳况其地皆在河北山于此而望祭于彼又何較其區區彼此之疆界乎且世俗東嶽有廟徧天下亦不泥其迹而求之乎渾源在今大同境內大同郡古雲中爲國家北邊雄鎮比歲

穀萎少登馬災繼作都御史河南劉公宇奉上命巡撫其地以爲己憂而都督莊公鑑皆受闕外之寄者相與竭誠禱于廟下即獲響應踰年倉廩既充戰守有備軍令大行邊寇遠遁適禮官以釐正祀典事奏謂祀當仍曲陽之舊而渾源有山靈氣磅礴祀而修治其廟於禮亦宜詔從之公行祀廟西向僻陋不稱詔旨圖謀改作俾參政畢孝參議相樞副使陳寬食事王從鼎循出相度得地于中峰公不敢專也則以疏請詔亦從之乃俾副使李惟聰率通判靳仁督工以弘治壬戌七月興役于時知府胡汝礪知州楊澤以下咸來勸相明年三月功即完因其地勢三成上構殿七間兩廡次列重門外啓位置有序衆目改觀舊廟不毀仍爲寢宮皆曰宜有文刻石以示永久公以戶部郎中呂賢所具事狀遣使來請鑿之以銘辭曰峩峩高山分奠廣土自虞歷周四益有五是曰方嶽載籍可觀天子時巡匪以遊豫以朝諸侯以考制度自秦置守斯禮莫舉漢唐相因封禪其所黷禮不經禮家奚取釐正神號復出千古運開大明惟我皇祖大河之北是曰恆山盤據峭拔望之巍然神靈所之倏來倏旋來則曲陽旋則渾源渾源有廟莫紀其年捍禦災患功多于邊有司之事罔敢弗虔歲時駿奔以執豆籩謂神室此如龍于淵惟神至靈上助元造惟帝念功思以爲報邊臣協謀仰副明詔卜吉維地巍煥維廟有穹棟宇宜薄雲嶠羣飛鱗次工運其妙神樂幽棲林壑殊峭仰窺其形巖石莫肖側聽其聲冷風如嘯出爲雲雨入土濛濛大田秩秩五穀芄芄收蕃息以及穀種烽火不舉北連雲中邊人笑

歌長樂年豐國家報祀禮視三公神之來今勒格鳥
駭神之響兮黑黍元稷翕然乘風陟降茲峰永鎮朔
方錫福無窮

周孝子廟記

前人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于常熟在宋乾
道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勇
于爲義見罹患難者拯拯之恆恐後既歿一日降于
其家以己爲神告其母且曰兒願爲國効力以保祐
鄉里后果如其言終歲民無災患遂相與廟事之其
后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者衆淮人渡
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爲神事傳民間凡病者禱訖
汲水投紫蘇煎飲即瘥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錡因
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扞寇盜顯迹上于官
朝廷特賜廟額秩于祀典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
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爲蘇屬邑郡中亦冀其神貺
波及以事之歟近景泰甲戌郡中大雪民饑而疫作
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亦多獲生民益神之
自是凡有所求爭趨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
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旁有王英者自其父謙
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事
則與里正言于縣于府而蘇衛千戶陳俊更割地以
廣其址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壇端正以至像設器
用亦無不備自昔吳越多淫祠秋梁公悉斥去之今
孝子爲人雖非若古之法施于民也然使悖逆者愧
而改行雖非若古之禦大災大患也然使疾疹者祈
之而獲福廟而祀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往吳俗彌
盛其尤者家自爲廟祀非其鬼往往割羊豕以大享

之其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燕而卜筮巫
祝之徒假以獲利者皆是會謂孝子肯享其祀乎而
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于世教也
有益于民命也有合于祀典也于是乎記成化十四
年九月二十六日立石

徐相公廟碑

徐渭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
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
以鬻莫有敢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
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
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
化間再拓其居于故所稱學西關雞場所至弘治初
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
縈繞忽失棹我迷怖神忽聞空難遂獲棹以歸世
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
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託虎虎去翼我以歸
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于是益趨
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于石而獄有象以祠神神
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繫之六年始刪次建寧記復碑
于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祀神者因以神神也至問
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曷獲封于人主又
安能援二男子于鬼窟虎口中以余按建寧記神之
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
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証神之神不神哉獨闕
雖有場則直非無據者闕雖而出于卵腋卵腋而直
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直神者事耳當其時用博用
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求縱于園場中奇絕特異可

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咸淳終神之神僅三十年正
南渡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既祠神不宜絕無所
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余取于神卵而腋且拾
者以存信

處州關聖廟記

王一中

世道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者唯是綱常倫紀之
所維也是綱常倫紀即是吾人所託以生不容滅息
顧維之于清夷昌熾之日易維之于衰微理塞之日
難堯舜諸大聖人爲人倫之至寧不立極當年垂憲
萬禩而後世稱仲尼賢于堯舜則以彼值其常此值
其變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止握三寸管
定一言而天下後世稟平華衰斧鉞非以其揭大義
于晚周式微之際爲天下後世存此一綫之遺乎自
周而後得國以漢爲正陵夷至于靈獻賊臣遞起炎
運將移漢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提一旅欲以噬餘
燼回末光當是時曹瞞挾主矯制雄行謀臣如雲猛
將如雨而昭烈奄奄微息時貼艱危自非真抱春秋
之志者莫能辦漢賊而扶持擁護之所爲不避險阻
以盡瘁于昭烈唯雲長翼德二三公而雲長公功爲
最著彼其取襄陽圍樊城威鎮華夏曹賊心悸膽寒
旦暮冀遷許昌以避其鋒微司馬懿將濟爲操造謀
搆孫權用呂蒙陸遜之計幾何不還漢室于再造哉
夫公子昭烈非有君臣之素也一言期許九死靡移
朋友而兄弟鶴原之誼視骨肉彌敦復以兄弟而君
臣匪躬之誠較天日可貫人徒以爲不肯權宜與孫
氏結婚致起攜間夫操爲漢賊而權亦未純漢臣也
自父兄以來竊據江左何嘗一日爲漢計其胷中所

忌近在襟帶而欲速剪滅者唯昭烈耳藉一旦通婚縱公大義凜于乾坤將因親以圖則父教子二公所不為將令之與賊為戚則委之不義失身匪人公所不忍也則又公之權之于父子夫婦之間斷之以君臣之義所不敢出者也自公亡至今千百餘年代不知幾易人不知幾王而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委巷無不立廟祀之即地之界于魏與吳者恥其當年為賊所據亦無不祀公視操權如鬼若蜮若藉公為驅除鎮攝之者非故薄于操權而德于公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倫常則不可一日不祀公天下無一處可一日無倫常則不可一處不祀公天下無一人可一日無倫常則不可一人不祀公何代無亂賊而睹春秋之旨不能無懼心其有懼也是即孔子之筆削在也何世無奸雄而入公之廟不能無惕心其有惕也是即公之斧鉞存也孔子以其筆削代斧鉞公以其斧鉞當筆削雖不能竟其志而其志固已行于天下後世矣唯公之祀徧天下威靈顯赫奕奕如存而為二氏之說者襲之以張大其法門以為得其教護其法至我朝英靈丕著今上累賜今號夫人何魔魔何伏不知春秋之旨而為亂臣賊子即不必身為篡逆而或薰心寵利休志權奸是魔而已矣無愧于倫理即無愧于心無愧于公公有默予有愧于倫理即有愧于心有愧于公若公有顯罰昭昭不爽又何疑焉蓋我公自據鞍之暇手一編唯春秋其所得于我夫子之教最深故其廟均徧天下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聖人之徒空言尚然矧公明其義至以身殉之者哉故論公者直當以為仲尼之徒于二氏何與吾鄉舊有

公廟鄉耆某又從而新之于圭山之陽問記于余余恐鄉人不達至與諸像教祠宇共類使公春秋之志不明于天下後世因招揭其大義為之記

神廟部藝文三

齊謝朓

齊謝朓

夕悵懷椒糈獨景潔膏肓登秋雖未獻望歲竹年祥潭淵深可厲狹邪車未方嚴臈度絕限出沒見林堂乘玉朝羣帝樽桂迎東皇排雲接蜺蓋蔽日下霓裳會舞紛瑤席安歌繞鳳梁百味芬綺帳四座沾羽觴福被延民澤樂極思故鄉登山驕歸望原雨晦茫茫胡寧昧千里解佩拂山莊

又祀敬亭山廟

前人

翦削兼太華崢嶸跨元圃貝闕眠阿宮薛帷陰網戶參差時未來徘徊望澧浦椒糈若馨香無絕傳終古

祠伍員廟

梁簡文帝

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中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營光功推妙算載籍有餘聲洪濤發鼓怒靈廟尚凄清行潦承椒奠案歌離鳳笙無勞晉后壁詎用楚臣纓密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臆眾野霧入衣帳積苦生惟有三青鳥斂翅時逢迎和蕭東陽祀七里廟 同前

萬里實幽宗三神亦天構豈謂木石精期乃山川守遠來太白旗遙徵青鳥候以茲敬弗忘方知教應當

過祀伍相廟

元帝

石城寧足拒金陣詎能追楚關開大塞吳兵入九圍山水猶縈帶城池失是非空餘壽宮在日暮舞靈衣

奉和賽漢高廟

庾肩吾

昔在唐山曲今承紫貝壇寧知臨楚岸非復望長安野曠秋先動林高葉早殘塵飛遠騎沒日徙牛峰寒徒然仰成誦終用試才難

亂後經夏禹廟

前人

金簡泥初發龍門鑿始通配天不失舊為魚微此功林堂上偃蹇山殿下穹窿侵雲似天闕照水類河宮神來導赤豹仙女擁飛鴻松龕撤暮組棗逕落寒叢仙舟還入鏡玉軸更乘空去國嗟行邁離居泣轉蓬月起吳山北星臨天漢中申胥猶有志荀息本懷忠待見機槍滅歸來松柏桐

登二妃廟

吳均

朝雲亂人目帝女湘川宿折齒巫山下采荷洞庭腹故以輕薄好千里命軀軀何事非相思江上葳蕤竹

和簡文帝賽漢高廟

劉孝儀

珪幣崇明祀牲樽禮貴神風驚如集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咷倡歌新將言非為己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為鄰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劉遵

分蛇淪霸迹提劍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車照丹穴霓裳影翠微投袂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懷精日豫奉沐休歸

和簡文帝賽漢高祖廟 王臺卿

沐芳事椒醋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岫王殿上凌空
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歇聽高雲易通
所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和梁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陳徐陵

山宮類牛首漢寢若龍川玉盤無秋耐金燈滅夜煙
丹帷迫靈嶽紺席下羣仙堂虛沛筑響釵低戚舞妍
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行經季子廟 張正見

延州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遺金路松悲懸劍枝
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別有觀風處樂奏無人知

卞山楚廟 江總

蘋藻祈明德倚棹息岩阿忽聽晨雞曙非復楚宮歌
閒階雜宿薺古木斷懸蘿帷堂寂易晚桴鼓自相和
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

從駕祀麓山廟 陽慎

聖德憂民暇麾旆謁山靈書航汎北渚文馬侍東平
春渚戈鋌照寒林鏡吹鳴依稀長安驛蕭條都尉城
井泉能共動江帆得分行聽幽細網合堵靜落花明
欄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非非蘭俎醴淡淡桂樽清
銀塘日影盡玉座舞衣輕

西門豹廟 北周庾信

君子爲利博達人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
恭聞正臣祀良識佩章心容範雖年代微猷若可尋
菊花隨酒馥槐影向隱臨鶴飛疑逐舞魚驚似聽琴
淖流鳴磴石銅雀影秋林

題九江英烈廟 唐王勃

碧瓦烟籠翠朱門映日開萬邦金作棟千片玉堆堦
帝重親書額臣欽相篆碑真心扶社稷風雨應時來

汾陰后土祠作 李適

昔余讀舊史徧睹漢世君武皇實稽古建茲百代勳
號令垂慈典舊經備闕文南巡歷九嶷舳艫被江濱
勒兵十八萬旌旗何紛紛竭來茂陵下英威不復聞
我行歲方晏望極山河分神光終冥漠鼎氣獨氛氲
攬涕步雕上登高見河汾雄圖今安在飛飛有白雲

桂州黃潭舜祠 宋之問

虞世巡百越相傳葬九疑精靈遊此地祠樹日光輝
禮祭忽羣望丹青圖二妃神來獸率舞仙去鳳還飛
日暝山氣落江空潭霽微帝鄉三萬里乘彼白雲歸

緱山廟 前人

王子賓仙去飄飄笙鶴飛徒聞滄海變不見白雲歸
天露何其遠人間此會稀空歌日云暮霜月漸微微

同諸公謁洛母祠 崔曙

閨宮凌紫微芳草閉閑扉帝子復何在王孫遊不歸
春風鳴玉珮暮雨拂靈衣豈但湘江口能令懷二妃

先主武侯廟 岑參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
遺廟空蕭瑟英靈貫千歲

登葉縣故城謁沈諸梁廟 李百藥

總轡臨秋原登城望寒日煙霞共掩映林野俱蕭瑟
楚塞鬱不窮吳山高漸出客行殊未已沐浴期終吉
椒桂奠芳樽風雲下虛室館宇肅而靜神心康且逸
伊我非真龍勿驚疲朽質

禹廟 杜甫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湘夫人祠 前人

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珮鮮舞翠帷塵
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盡淚染在叢筠
冬日洛城北謁元元皇帝廟 前人

原注云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按元元皇帝李老
君也天寶初降于昇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
喜之故宅上遣使得之乃置元元廟于天寧坊五
聖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也

配極元都閎憑高禁籙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翠柏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筆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謁先主廟 前人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伴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雖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
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
竹送清谿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
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
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緇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諸葛廟 前人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谿風滿薄帷
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歛憶吟梁甫躬耕起未遲

武侯廟

前人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武侯廟

前人

大賢爲政即多聞刺史眞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
廟臥龍無首對江濱

謁禹廟

徐浩

畝渚敷四海川源滌九州既膺洛書錫乃建洪範疇
鼎革固天啓運典匪人謀肇開宅土業未底昏墊憂
山足靈廟在門前清鏡流象筵陳玉帛容衛儼戈矛
探穴圖書朽卑宮堂殿修梅梁今不壞松栢古仍畱
負責故鄉近竭來申俎羞爲魚知造化歎風仰微猷
不復聞夏樂唯餘奏楚幽婆娑非舞羽鏜鏜異鳴球
盛德吾無間高功誰與儔災淫破凶惡祚聖擁神休
出谷鸞初語空山猿獨愁春暉生草樹柳色暖汀洲
恩貸題輿重榮殊衣錦遊宦情同械繫生理任桴游
地極臨滄海天遙過斗牛精誠如可諒他日寄冥搜

登首陽山謁夷齊廟

李頎

古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寂寞首陽山白雲空復多
蒼苔歸地骨皓首采薇歌革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
我來入遺廟時候微清和落日弔山鬼回風吹女蘿
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千里一飛鳥孤光東逝波
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巖阿

登樂遊廟作

韋應物

高原出東城鬱鬱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宣皇
種孺久凌遲陳迹翳丘荒春草雖復綠驚風但飄揚
周覽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鐘何處來暮色忽蒼蒼
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豈不爾百世同一傷
歸當守冲漠跡寓心自忘

神樹詞

王建

我家家西老棠樹須晴即晴雨即雨四時八節上杯
盤願神莫離神處所男不著丁女在舍官事上下無
言語老身長健樹婆娑萬歲千秋作神主

華山南廟

李益

陰山臨古道古廟閉山碧落日春草中寒芳薦瑤席
明靈達精意髮髯如不隔岩雨神降時同聽入松柏
常聞坑儒後此地返秦璧自古害忠良神其輔宗祏

三閭廟

戴叔倫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柳州羅池廟詞 韓愈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木桂樹團團
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
鶴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秬稌充美兮蛇蛟結蟠我民報祀兮無忘其始自今
兮欽于世世

題楚昭王廟

前人

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
德一閒茅屋祭昭王

經故太尉段公廟

前人

徒想追兵緩翠華古碑荒廟閉松花紀生不向榮陽
死豈有山河屬漢家

蘇武廟

溫庭筠

蘇武魂銷漢史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鴈斷胡天
月隴上羊歸塞草煙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
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黃陵廟

李羣玉

小姑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
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古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
杜鵑猶似含嚔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

題竹郎廟

薛濤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沈沈山更綠何處江村有笛
聲笛聲盡是迎郎曲

神女廟

宋蘇軾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
深淵鼉鼉橫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
蜀守降老嫗至今帶連環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
上帝降瑤姬來處荆巫閭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閒
飄蕭駕風風馭節朝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
古妝具法服遠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
雲與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淨皎皎秋月彎
還應搖玉佩來聽水潺湲

白帝廟

前人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
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淒涼蜀客悲
遲回問風俗涕泗閱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

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薤
崎嶇來野廟閤默愧常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
荆都眞壯士吳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
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周公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
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

也 前人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衣山碑
兀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游客傷離黍故國諸生味
雨濛牛酒不來鳥島散白楊無數暮號風

題江郎廟 陳淳

三石參天作柱擎自從開闢便崢嶸何爲末俗好奇
怪盡道江郎魄化成

野廟 周弼

野廟荒蕪倒掩扉寂寥香火客來稀年年歸燕相看
颯空滴春泥損畫衣

題桃花夫人廟 徐照

一樹桃花發桃花即是君空祠臨野水何處覓行雲
事迹樵人說爐香過客焚雨添碑上蘚難讀古詩文

鶴廟 周文瑛

櫻桃花覆地古廟自青春帳裏還丹使山中採藥人
風林高黑虎雲路引斑麟欲見神君面連朝禮北辰

古廟 高翥

古廟依喬木開門對淺沙短籬紅槿樹深徑碧苔花
屋破香煙濕庭空日脚斜山寒無養鼓鳴噪集神鴉

富池廟 毛珣

船頭蜀錦三千尺倒影長虹浸寒碧相逢不是紫髯

郎鸛鵲洲邊眼生棘江頭簫鼓雜靈鴉人道陰兵曾
護國安知樓下雪千堆不是否曹氣衝激

禹廟 林景熙

萬國會朝會羣山尚鬱盤嚴祠鎮元壁故代守黃冠
穿入雲根古梁歸雨氣寒年年送春事來拂蘇碑看

謁禹廟 秦觀

陰陰古殿注修廊海伯靈川儼在旁一代衣冠埋石
窆千年風雨鎖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菱秋開鑑
水香令我免魚絲帝力恨無歌舞覓椒漿

黃牛峽廟 前人

三峽東江流雌谷互吐納黃牛不負重雲表恣蹴踘
吳船與蜀舸有請神必答誰憐馬遭刖百歲創未合
拖師浪奔走烹煎陳酒榼紛然餒神餘羹炙爭噉噉
空庭多落葉日暮聲颼颼奇文聚可辨高古篆籀雜
邨女賣秋茶簪花髻髮匣磁兒著背上帖妥若在榻
山寒雪欲下虎出門早聞我行忽至此臨風久嗚咽

女几祠 邵雍

西南有高山山在杳冥間神仙不可見滿目空雲煙
千年女几祠門臨洛水邊但聞霓裳曲世人猶或傳
過梓橋道中龍祠小畱 陸游

江邊龍廟何年作白浪花中插朱閣朝曦漸上宿霧
收春氣已動晨霜薄我來倚欄一悵然蘆花滿空如
柳綿安得身爲雙白鷺飛上灘頭却飛去

忠清廟 王禹偁

朝驅下越坂夕飯當吳門停車訪古跡霽靄林烟昏
青山海上來勢若游龍奔星臨斗牛城氣與東南吞
九折排怒濤吐吸天地根落日見海色長風捲浮雲

山椒戴遺祠與廢今猶存殘香中木客倒樹哀清猿
我來久沈抱重此英烈魂吁嗟屬鐸鋒寶爾國士冤
峨峨姑蘇臺榛棘曉露繁深居廢廡遊此事誰能論
因之毛髮豎落葉秋紛紛

題神岡廟 周必大

岸斷川平拔一峰丹青剝落古靈宮邦人歲久忘遺
愛賈客時來乞好風二水有情猶磨折霜楓無數妨
旗紅岡頭故址宜亭樹城郭江山在眼中

黃公廟 金元好問

羈客無恆居六月走長路清風黃公祠地古欣所遇
劍飛素靈哭龍躍雲雨赴堂堂文成君談笑取帝傳
功名要有命陰相果何預誰謂圯上人異事驚竹素
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袖閒一編書塵埃嘆遲暮

謁禹王廟 梁襄

波涵九域民爲魚帝奮忠勤親決除水涸茫茫盡衆
稼萬世永賴功誰如功高受饗宜閑久廟貌方方無
不有祇柱神靈最偉奇會稽血食尤隆厚父山所建
在空山庫殿短廊纔數間遊謁人多題字開祭祀禮
粢粢尊聞欽惟帝道崇勤儉此郡民繁地磽嶮辛苦
耕耘衣食麤乞徧孚祐無令歉

武侯廟 王元粹

武侯祠廟南山曲苔滿荒碑不堪讀客子登臨又一
時秋色蒼蒼入喬木天下不可無奇材千年精爽安
在哉孤吟徘徊不忍去寒日欲下悲風來

吳王廟 元僧圓至

吳王廟近水邊山壁上雕青鬼臂巒白日爐中煙色
變散成雲氣滿人間

少姨廟

楊奐

路傍雙闕老蔓草入荒祠時見山家女燒香乞繭絲

題巴丘龍母廟

劉永之

天開玉峽兩崖丹隔岸諸峰似翠鬟神女不歸龍已

化仙翁飛去鶴空還碧壇芳草經年合古殿蒼松落

日閑萬里長風起天末如聞環珮白雲間

周孝侯祠

蔣景玉

長橋怒東西來水空巖煙雨埋山鬼斬蛟射虎安在

哉千古荒丘埋劍履淒涼往事今何如坐令道路成

康衢當年蛟虎不復有嗚呼人害無時無

趙王廟

蔣時中

擊鼓社日楓林鼓旌旗飄拂神鴉舞池藕無花岸草

荒只有斜陽自今古古城西風吹袷衣下馬一訪真

王祠斷碑有字不可讀漢家舊事無人知

舟次楞蒲廟

黃庚

短櫂衝寒過蒲東扁舟一葉載詩翁斷煙流水殘雲

外古木荒祠夕照中吟罷小樓何處笛酒醒孤枕半

江風潮生潮落朝還暮堪歎人生自轉蓬

題張齊公祠

傅若金

將軍結髮事先朝百戰山河血未銷總說雲雲多慷慨

兼兼聞去病最嫖姚煙塵劍戟迷秋峒風雨旌旗落

暮潮自古英雄須廟食精靈何待楚詞招

衡源廟

衛恆

上國風帆快轉輪石林香靄護神居龍吟別浦泉聲

細鳥拂空潭樹影虛蹴踞誰家春競賞琅玕千畝翠

堪書繡衣已覺清寒甚休遣風霜到隼旗

和林一原題西乾廟韻

上友會

美人西扣古王宮推枕山隱曙色落嵐氣秋來深似

海嶺雲日暮碧於松苔生階面侵銅鼓水落波心起

石龍一路西風吹落帽黃花滿地似春濃

過黃陵廟

李材

黃陵廟前湘水綠天寒漁郎唱巴曲沙棠舟上月蒼

蒼翠蛟白蜃江茫茫似聞清瑟五十柱萬里鴻飛楓

葉暮神鴉翻舞祠門開珠裳玉袖露莓苔元援晝啼

薛蘿影赤鱗夜去芙蓉冷北渚淚痕斑竹紋南風哀

思蒼梧雲山頭古桂秋露碧山下江流豈終極荒涼

揭車維杜衡靈風自吹煙霧旌輕帆晚向芳洲泊聊

薦蘋羞奠蘭酌沉有汜兮湘有沅洞庭水生層波

裴回獨詠騷人歌

題周孝侯廟

夾谷之奇

長橋漲晴波南山滴空翠清風孝侯祠六月薄炎熾

蒼然擁喬木廊宇深以邃升堂拜遺像凜凜增壯氣

緬懷絕塵姿踈弛幾自棄一念狂聖分千秋仰高義

義與阻湖山從古勞撫治况當離亂後生理多不遂

連州虎為害接浦蛟作祟故國神所遊陰相得無意

我來按茲郡強禦寧汝畏恐被蛟虎徒匿形知暫避

不理張綱輪徒攬范滂轡澄清恨何時留詩志予媿

漁滄廟

明伍晏

漁滄之下潭水流漁滄之上雲悠悠行雲流水自今

古荒城故壘行人愁龍為蛇兮鼠為虎腥毛臭骨皆

塵土遊魂寂魄無所歸時傍寒蛩泣秋雨

朱僊鎮廟

李夢陽

朱墓莽岑寂岳公今在茲風霜留槍柏陰雨見旌旗

百戰回戈地中原沸鼎時土人嚴伏臘偏護向南枝

范文正公祠

陸鏡

寺門烟霧藤蘿障丞相祠堂松檜開地湧靈泉千洞

落僧傳香火百年來調羹業著留青史洗墨池空長

碧苔夜靜孤峰明月上鐘聲偏到讀書臺

念奴嬌

題廟

無名氏

鮑魚腥斷楚將軍鞭虎驅龍而起空費咸陽三月火

鑄就金刀神器墜下兵稀陰陵道狹月暗雲如疊楚

歌喧唱山川都姓劉矣悲泣喚醒虞姬為伊死別

血刃飛花碎霸業銷沈雕不逝氣盡烏江江水古廟

頽垣斜陽紅樹遺恨鴉聲裏興亡休問高陵青草空

翠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四卷目錄

神廟部紀事
神廟部雜錄

神異典第五十四卷

神廟部紀事

隴州圖經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闕遣使逐之至此化為土堆使者驚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問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享不絕

廣古今五行記王莽時漢中太守五京往祭神廟遺其書刀遣小吏李高還取之見刀在廟牀上有一人著大冠絳袍謂高曰勿道我吾當祐汝後仕至郡守年六十餘忽道見廟神言畢而此刀刺高心下須臾而死莽聞甚惡之

風俗通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

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大傳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為病者哉予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以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曹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糜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怒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微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紀主者髡截歎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飲禮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械朝廷肝食百姓囂然禮典在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祭之明為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

中覺本句原本疑誤
汝南銅陽有於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知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

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異苑漢使唐蒙開牂牁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為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搜神記袁紹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共為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雷蔡庸為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為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一士姓蘇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角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關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鹿大足色白如雲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拊掌曰此子言真竟也晨將數百大繞樓下大得氣冲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

殺之廟神乃絕

拾遺記漢靈帝熹平三年起裸遊館盛夏避暑長夜飲宴醉迷於天曉內官以巨燭投於殿下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焚其館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燭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時人以爲神光於此立室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

華陽國志王濬爲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祝於是蜀無淫祀之俗教化大行

述異記村堅既爲姚甚所殺於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訶蘭常夢堅曰可爲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官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寺爲廟遂無復災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太牢新平寺今村家神也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冠山石爲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告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異苑晉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也真爲桓宣武所誅便失所在靈怪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既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丘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鼯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雙之神爲是物愚也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爲刼盜非法者便加拘縛東陽長山縣吏李瑤義熙中遭事在郡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腸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宋書毛修之傳修之爲右衛將軍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修之並奪取之異苑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祭祀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會稽石亭嶺有大楓樹其中空朽每雨水輒滿溢有估客載生鱸至此聊放一頭於朽樹中以爲役僮村民見之以爲魚鱸非樹中之物咸謂是神乃依樹起屋宰牲祭祀未嘗虛日因遂名鱸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佑客返見其如此即取作牖於是遂絕

南齊書崔祖思傳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

漢河記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末元末龔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此見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縱火有二物挺出變成雙青鳥入龔雙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

梁書王神念傳神念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

毀撤風俗遂改

南史陰子春傳子春仕歷位胸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飲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

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名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問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

周書高麗國傳其俗好淫祀有神廟二所一日夫餘神刻木作婦人之像一日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朱蒙云大業拾遺錄肥河岸上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肥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與錢唐潮水相應

唐書狄仁傑傳仁傑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靈應錄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鳬鴈鸕鷀鸞之類悉有又有神立於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廚多鼠而夏足蠅預告其門神即絕之

唐國史補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祠廟焉爲人禍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葉流出好事者因目爲流泉後人乃立棟宇爲漢高帝之神尸而祀之

瀟湘錄元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於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元為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啓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元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即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

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岳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那無死後之靈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為生死之日不以死為死其生也既異於衆其死也亦異於衆生於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效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使後人倣效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

宣室志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驢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

益甚且慮為其所害二人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疾去無有害於貴人羣盜相目而驚遂馳去二人因偕賀吾向者以殛死為憂今日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歎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

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為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祠為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首末願為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話於襄中寶幕編述書版置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士澄督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本銷誤乃刻石於廟

唐書李紳傳紳南逐歷封康間瀕險澀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媼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

雲漢友議蜀前將軍關羽守荊州荊州有玉泉祠天下謂四絕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關二郎也允敬者則彷彿似觀之緇侶居者外戶不開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悔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非齋戒肅淨莫得居之

柳宗元傳宗元為柳州刺史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池因碑以實之云

甘澤謠韋駟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不第輒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於風塵哉游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驪親弟駟舟行溺於洞庭湖驪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為忽於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驪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為城守方剛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即我之過令木工送屍湖上駟驚寤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緝果獲弟之屍於岸是

林蘊傳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誤無鬼論

集異記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踰年其弟寧省乍親寥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莫雪其悶賦詩於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為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達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為大將軍吳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郭浦為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嘗有驚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塗斷絕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

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誤無鬼論

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為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祠為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首末願為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話於襄中寶幕編述書版置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士澄督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本銷誤乃刻石於廟

集異記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踰年其弟寧省乍親寥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莫雪其悶賦詩於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為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達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為大將軍吳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郭浦為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嘗有驚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塗斷絕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

甘澤謠韋駟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不第輒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於風塵哉游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驪親弟駟舟行溺於洞庭湖驪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為忽於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驪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為城守方剛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即我之過令木工送屍湖上駟驚寤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緝果獲弟之屍於岸是

林蘊傳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誤無鬼論

甘澤謠韋駟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不第輒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於風塵哉游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驪親弟駟舟行溺於洞庭湖驪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為忽於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驪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為城守方剛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即我之過令木工送屍湖上駟驚寤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緝果獲弟之屍於岸是

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我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德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騁其嘆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志怪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祠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誅不從夜忽聞有打門聲怪之有一人開門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卽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辨鬼求復廟言旨悉至邵笑而不答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讎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如期邵果篤疾恆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

酉陽雜俎孝德國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

俱德建國烏訥河中灘派中有火祇祠相傳祇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邇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祇祠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烏訥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祇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稽神錄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爲建州刺史後卒於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

錄異記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壘壘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玉堂閑話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卽生祠堂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祠奠饌仁傑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飲酒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

莊宗觀霸河朔嘗有人醉宿廟廊下夜分卽醒見有人於堂陛下啓折咨事堂中有人問之對曰奉符於魏州索萬人堂中語曰此州虛耗災禍頻仍移於他處此人曰諸請往白之遂去少頃復至曰已移命鎮州矣語竟不見是歲莊宗分兵討鎮州所殺甚衆焉揮座後錄太祖皇帝草昧日客遊睢陽醉臥闕伯廟夢中覺有異既醒焚香殿上取水環玦以卜平生自裨將至大帥皆不應遂以九五占之玦盤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負後以歸德軍節度使建國號大宋升府曰應天晏元獻爲留守以詩題廟中云炎宋肇英祖初九方潛鱗嘗用著蔡占來決天地屯庚契大橫兆警咳如有聞其後高宗皇帝炎精復輝中興斯地灼見天命猗歟休哉

老學菴筆記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太原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乞以爲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

崖下放言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旣得舉貧千索旁郡乃能辦行已迫歲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山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且祈夢爲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雷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然後有組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道自遠而至聲振西山皆岳瀆貴神也卽席賓主勸酌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覩爲酒行一人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旣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韻刪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受之二子默喜私相語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以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韻盡合東廊者下筆思廟所書懵然一字不能上口問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疑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但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與旣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

青瑣高議寇萊公赴貶雷州道由公安剪竹插於神

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於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竹當再生其竹果生

宋史任中師傳中師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事當謁諸祠廟而麻有淫祠中師遂命撤去之

王嗣宗傳嗣宗為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服藥但竭致祀以徽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後進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臥龍王廟每窮冬閭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

於道嗣宗亟毀之大中祥符四年邵寧陳興擅釋判盜徒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

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為之諱狐音前此長

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燬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祠遂息

胡穎傳穎湖南提舉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

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常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

有允恭對曰以為無則無矣從而祭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

退朝錄列子廟在鄭州圃田其地有小城廟貌甚古相傳有唐李德裕王起題名而前輩畱紀甚多景祐

中王文惠公為章惠太后園陵使還請增葺之於是舊迹都盡今其榜陳文惠之筆

聞見前錄余為西蜀憲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史以匣藏唐至

德元年十月鄭丞相告云花驚定將軍也是歲吐蕃陷蘭州將軍與丞相登同功者耶告後列金紫光祿大夫左相幽國公臣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博

陵縣開國男臣不書姓名右相關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平章事姓名磨滅謹按至德元年肅宗初

卽位於靈武右丞相楊國忠誅死故關之是歲六月丙午劍南節度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七月庚

午武部尚書平章事韋見素為左相蜀太守崔渙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其不書姓名磨滅者此三人無疑

矣中書省官臣書姓名門下省官臣不書姓名當時節度廢闕如此然花將軍之名驚定唯得於此告也

或云將軍丹稜東館人今東館廟貌尤盛云廟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偽蜀王孟昶偽蜀

太子孟元詰以降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窘急悲傷之辭讀之亦令人歎息云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幸

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

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為材廟成雄壯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為成都日多

宴會歲早公尚出遊有村民持焦穀苗來訴公罷會齋居三日禱於廟中即日雨歲大稔異哉

泚水燕談錄蕭柳字大珍後梁宗室為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於民及死民為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諡曰

信公嘉祐中祠宇頽敝主廟者賈天恩老憐也有王

又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痛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僕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灸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

公名語能為吾修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即伸於是遠近聞之湊奔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

緡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毆事稍詭施者因不復來宋史劉摯傳摯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

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開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

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為奏曰開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為國家盛德所乘

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

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

東軒筆錄張謬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事上言天下祠廟歲時有燒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

拆王荆公秉政多主謬言故凡司農啓請往往中書即自施行不由中覆賣廟勅既下而天下祠廟各以

緊慢價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廟平日絕無祈祭縣吏抑勒視史僅能耐十千是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

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覽疏大駭遂窮問其由

乃知張謬建言而中書未嘗覆奏自是有旨臣僚啓請必須奏稟方得施行賣廟事尋罷

聞見近錄司農寺請鬻祠廟每區若干錢張文定留守南京而以其事聞於神宗大駭之即批其奏曰慢